

□亲情时刻

□许新霞(新乡市)

□诗词采撷

# 母亲是一盏灯

想起了母亲,我就想起了那盏灯。那是一盏挂在床头上方的煤油灯,如黄豆大小的火焰仿佛春天的太阳,驱散了冬夜的寒冷和黑暗……

上世纪70年代末,豫北平原的小乡村,还未开始实行农田承包责任制,社员们依然过着挣工分的大集体生活。白天,大家跟着生产队长去地里干活,或挑水积肥,或间苗除草。晚上收工,累了一天的男劳力几乎是吃过晚饭便倒头就睡,但各家的女人们却要趁着人睡前给一家老小洗涮缝补。没有通电的村庄里特别安静,只有零零星星的灯光从窗户和小院里透出来,柔柔的,暖暖的,格外温馨。

母亲是一个很勤劳也很要强的人。父亲身体不太好,常年在郑州工作,家里大大小小的活儿就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吃过晚饭,厨房拾掇好了,那盏灶台上的煤油灯被母亲拿到了堂屋,和八仙桌上的另一盏煤油灯放在一起,哥哥姐姐便坐下来开始写作业,我也煞有其事地拿出翻了好多遍的小人书开始看。这时候,母亲要不在旁边洗涮缝补我们的衣服和鞋子,要不就坐在织布机上织布,梭子灵巧又飞快地被

她从经纬线间来回传递着。偶尔,母亲会站起身用缝衣针挑一下灯芯,灯光就明亮了许多。墙壁上映照出我们四个人的身影,和粘帖在上面的年画融在一起……

等哥哥姐姐去睡了,母亲便拎着一盏煤油灯,牵着我来到套间床上。她把煤油灯挂在床头屋梁上垂下来的铁钩上,一边从针线筐里拿出厚厚的鞋底子纳起来,一边给我讲故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梦里,依稀有各种各样的有趣场景:有十二生肖开会,有红军打仗,还有对着一大桌子山珍海味大快朵颐的我……

母亲是什么时候睡的,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起床的,我仍然不知道。记忆中,每次把我唤醒的,都是早饭的香味。母亲心灵手巧,简单的蔬菜,一经她的调制会变得美味可口。邻居们常说她是我们村子里最能干的,煤油也是用得最多最快的。当然,我们兄妹三个也是同龄人中穿得最整洁最别致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好像一夜之间,农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子里架起了高高的电线杆,家家

户户通上了电。我家也陆续添置了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和录音机。母亲变得更加忙碌了,像有使不完的力气,屋里的电灯一直亮到很晚。她常常给我们说:“现在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了,你们几个一定要好好学习,有知识有文化了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就是种地,还要讲究科学种田呢。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更先进的好东西造出来。”当时已读小学的我总是立刻给出回应:“放心吧,妈,这次考试我又是全班第一。”母亲听了笑着说:“你们生在了好时候,不愁吃不愁穿,只要用功学习就行了。但是一定要记住,不管以后读书还是干活,都要勤谨(老家土话勤劳的意思)不能懒,人一懒,就像灯灭了一样,一辈子就瞎了。”

可惜,母亲积劳成疾,在1985年秋天病逝,没有看到她向往的“楼上楼下,电视电话”的幸福生活。今天,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发展的便利。夜深人静时,我会时常想起母亲给我猜的那个谜语:“一个物件儿并不大,三间堂屋盛不下。”谜底就是“灯”。

## 暮春(外一首)

□张洪祥(新乡市)

仁柳听蝉鸣,花香水碧清。  
人间情美事,阡陌并肩行。

## 垂翁

风柳水清碧,蛙鸣三两声。  
穹高云淡,垂钓一闲翁。

## 比春天的花更鲜艳

□秦保树(新乡市)

春天婀娜多姿的花  
固然美丽  
与有些花相比则黯然失色

十字路口的红绿灯  
是开在法治上的花  
也是世间最有秩序最安全的花

那深夜的路灯  
是开在黑暗的花  
也是世间最明亮的花

微笑是开在脸上的花  
也是世上最温柔的花

甚至恋人间的悄悄话  
是开在爱情里的花  
那是世间最甜蜜的花

父母做的一日三餐  
是开在家庭的花  
也是世间最香的花

窗根上那抹橘黄色的光  
是开在生活中的花  
也是世间最幸福的花

那频传的捷报  
是开在时光上的花  
也是世间最喜庆的花

善良是开在内心的花  
也是世上最有力量的花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盛世繁花多奇妙  
永久绽放不凋零

飞驰的高铁  
是开在地球上的花  
盛世中国  
是开在世界的花

那高楼大厦  
青山绿水  
仅是枝叶陪衬

春天婀娜多姿的花  
与这些花相比黯然失色  
她们比春天的花更鲜艳

## 为文明新乡点赞

### 石榴花开

□陈国众 摄



### 含苞待放

□陈国众 摄



用手机记录生活,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将眼前的风景定格。爱家乡,更爱镜头里的新乡,为文明新乡点赞。

来稿要求:展现新乡城市美景、宜居环境、风光地标、美丽生态等方面,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

投稿请发至邮箱:pywbmywy@126.com



### 本版投稿邮箱

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pywbmywy@126.com